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五回 攻異端文公黜道教 降霖雨湘子顯神通

卻說韓湘子投生韓府，轉瞬已是□多歲了。當他五歲上頭，他父親韓會見他聰明出眾，因對兄弟韓愈說：「湘子這孩子，天資很好，看來可望成才。須請個好先生，教他讀書。」韓愈聽了，便四處留心，陸續聘到幾位名宿先生，專授湘子一人。不料湘子生有宿慧，無論什麼經書，經不得他的眼，一經過眼，不但朗朗成誦，而且不煩先生講解，自能悟澈其中深微奧妙的理旨。有些地方，往往先生所引為難講難明的，湘子偏能引經據典，旁徵博引，說出一番確切不移的大道理來，弄得幾位先生一個個自欺不如。教過一年，第二年便不肯蟬聯而下。因此到湘子□二歲時，已經換了四五位有名先生。

這年冬天，又因先生辭館，遠近數百里內，聞得韓家公子是真正神童，便是平日自命不凡的老師宿儒，生怕跌翻在這位神童手裡，壞了自己一世才名，誰也不肯輕易前來嘗試。請了多時，竟請不到一位名師。韓會不覺對韓愈笑道：「看來今世號稱名宿，本領都不過如此，怎麼一個個弄不過小孩子呢？」韓愈正色道：「兄長別這麼說。小孩子家，憑著些小聰明，略得一二皮毛，湊巧給他說著幾處古人的漏洞，也還不知他見解的是非，兄長怎便把他看得如此了不得？至於以前請的幾位先生，據小弟所知，如某某幾位，實在是大有學問，大本領的。他們的聰明資稟，或者不如湘子，若論真才實學，不說別的，單說他們螢窗攻苦這四五□年，無論如何決非孩子們三年五載、一知半解的工夫，可能比擬什一。他們所以辭館的原因，或者自顧精神不濟，怕誤人子弟；或者湘子自恃聰明，不免有些狂妄自大之處。他們瞧在你我老弟兄份上，又不好說出真情，反傷賓東和氣，可不說句客氣話兒，大家分手了事。兄長如何竟這般深信湘子才學勝過一般名宿起來？這等說話，萬萬不要使孩子們聽見。本來年輕輕兒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一旦聽得你做老子的如此獎譽，還有不狂放自尊、眼高於頂麼？到了這個地步，兄長啊，只怕他這一點聰明，不為福利，甚或應了孟子所言益成括一流人物，不但非孩子之福，也恐為韓門之禍呢！」韓會聽了，默然不語。

三冬將盡，轉眼開春，湘子已在要緊攻學之時。一時三刻找不到一位先生，卻終是一件困難問題。弟兄們時時談起這事，都覺非常為難。誰知這年臘底，忽然來了一位青年，投刺請見兩位大人。老兄弟倆見他的名刺上寫著呂谷朋三字。大家記了記都說，不曾有這麼一個朋友。一同整衣出見，見這人年不滿三□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英俊不凡，軒爽出眾。兄弟倆不由得都吃了一驚，似覺有生以來，人世多年，不曾眼見這般俊雅人物。心中這般想，面上就不知不覺露出□分欽愛的意態來。

接談之下，方知這人是個不第秀才：「自信學貫天人，既不能入主司之目，也不再作登科之想，一向只在各顯家教讀為業。今聞府中公子非常聰明，多少名宿都知難而退，如今竟還請不到一位適當的師傅。小子不揣其愚，以為不世之才，當有出塵之日，為之師長，方能日進無疆，不難成為道人。小子不敏，竊不自謙，敢效毛生之自薦。還請公子先來一見，如果不蒙信重，還當即刻引退，不蹈以前諸先生之覆轍。」二公見他語音清朗，氣概非常，已知此公必是大有來歷的人。一面和他敷衍著，一面就把湘子召來，叫和谷朋相見。

此時韓會心中唯恐湘子或過驕妄，以為：「多少老師宿儒，尚且被我難倒，何況這樣一位年輕的人？萬一當面搶白幾句，倒不成個意思」哪知湘子一見谷朋，先作一番打量，隨即上前，含笑一揖，不知不覺拜了下去，連叩幾個頭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位才是我韓湘子的先生呢。」老弟兄倆見了這番情景，不覺大為詫異，因笑對谷朋說：「這孩子人倒聰明，就是性子太倔強了些，每次請來的先生，總不曾見他如此心悅誠服的樣子。」谷朋接笑道：「不羈之才，當有特殊的教法，或者以前幾位老師，雖然久擬鼻比，卻不曾教過這等特別聰穎的學生。他們把公子這樣的人才，也當作普通子弟看待，施以同樣的教授，這就無怪格格不入了。」

韓會因請谷朋考驗湘子的學業，實是順便還想看看先生的本領。谷朋豈不明白，當就湘子平時所學的功夫，隨意和他談。湘子自謂這些都是極淺近的學問。哪知一經谷朋指導，才覺本人所知所解，真不過是一種皮毛而已。凡是谷朋所說的深微之理，都是以前幾位先生所未曾說及，不覺心胸頓開，喜笑道：「何如，我不是說，這位才是我真正的師父嗎！他說的都是極平常的道理。總覺我自己一句也說不上來。這就可見先生的真實功夫了。」韓愈本來最怕湘子好作聰明，淺解經書，把古人的著作，看得太過容易。如今谷朋這樣一來，第一好處，就是能使湘子識得讀書的艱苦，以後不敢再以一知半解，自欺欺人。當下他心中也就非常滿意。就此三面言定，把谷朋先生請在家中，一連教了三年。

湘子不但學業猛進，而且人品也謙厚規矩了不少。此時韓會已經去世。韓愈本來對於這位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誰知後來卻發現了一件事情，使他大不滿意。只因湘子自從谷朋讀書以來，專一喜歡研究些道學之書，有時還講究什麼打坐咧，內功咧，又是什麼金丹咧，什麼大道之類。這樣一來，便把個韓愈氣得說不出話來。他本自詡衛孔教，以傳道繼續自負的人，眼見家中子姪們竟趨入異端一流，自己安能再服別人？可是等他發現這些情形時，已在三年之後。

據湘子自己說，已把一點靈苗完全放在道門中，馬上就要離家修道去。韓愈大怒；親自執著大杖，訊問湘子：「這等學問，是誰教給你的？可是那位谷朋先生傳授與你？」湘子也不懼怕，竟自岸然說道：「三教都是聖道，怎見得儒、佛兩派必定是異端之學？叔父詆毀佛、道兩家，是因眼見世上的和尚道士，只會作惡騙錢，一點不懂學理，所以痛惡深絕到這般田地。其實這批東西，正是兩教的賊類，不但為孔道所不容，就是佛、道兩教中，也並不承認有這一類假冒招牌、藉名乞食的東西。叔父若能平心靜氣，把兩教真正的奧義微言、玄經秘籍，稍加一番研究，便知此中至理，還有為儒家所不能企及者哩。」

韓愈聽了，氣得拍案頓足，大罵湘子無君無父，是夷狄禽獸之輩。又說：「這都是那個什麼呂谷朋教的好書。當初我原有些疑心，為他效那毛遂自薦，不待人請，送上門來，從古到今，哪有這等苟且自輕的先生。也因你這奴才，多少好先生，看不慣你的狂妄相兒，一個個被你攆走，沒奈何，就將這人留下，暫時試用一下。可也不曉這人是何來歷，曾在什麼人家做過西賓，糊糊塗塗地將他一留，就留了三年之久。怪我這幾年來國事縈心，總沒工夫來調查你的學業。不料你竟不自受至此，一步步走入歧路上去。雖說教授之責，屬於師傅，但你那麼倔強不法的脾氣，多少正經規矩的先生，被你得罪了去。偏偏對於這等邪說妄行，誤盡青年的妄人，你又那麼慕而且敬的事事服從起來，可見畢竟還是你這奴才自己太不學好的緣故。從今為始，你要做我韓門令子，須聽為叔的指教，把三年來所學的異端之學，完全丟卻。不但不許出諸口，簡直不准再去想它一想，好好兒用正當的功來，好在年紀還小，出去考功名，還早得很咧。你又有那樣天資，只要再加三年苦功，著實來得及哩。要是不然，我韓門中果然不配有你這等子孫。就是我堂堂華夏，也沒有你這種邪人。不但我這府中不配你住，連這四海之內，率土之濱，也非你所能立足。」

湘子見他說得如此厲害，心中也是不悅，因微微一笑道：「叔父便把道教看得如此不堪，把姪兒當作什麼□惡不赦之人麼？老實告訴叔父，叔父雖然瞧不起姪子，姪子卻奉了師父法旨。因知叔父乃玉皇殿上卷廉大將沖和子獲罪謫貶。姪兒如要成道，第一次先度脫叔父，方可昇天受職咧。叔父，你知道我師父是什麼人？諒叔父專心要繼傳孔道的聖人，或未必知道道教中的幾位重要金仙。但姪兒卻不能不向叔父說一聲兒。原來姪兒現在這位師尊，正是道門中最孚聲望，好比孔門中顏曾孟荀一流人物。他姓呂，名岩，字洞賓。谷朋一字，便是洞賓之隱謎。叔父啊，這位呂先生，才真的是天上有數的大羅金仙啊！」

湘子正想把呂祖出身和他修道始末、得道時期，並三年來師徒授受情形，報告韓愈。不料韓愈聽到上面這幾句話，已經氣得掩住雙耳，沒口子只喊：「壞了壞了，這廝瘋了！這廝瘋了！」一面把書案拍得怪響的，叫：「請師老爺來！」湘子見他氣得這樣情景，不覺萬分好笑，忙攔住道：「叔父不要性急，我那呂師父，他早已算準我們師徒於今日分手。叔父此時派人去請他，只怕也嫌太遲了。」韓愈不信，催那下人：「快到書房！要是師老爺在呢，馬上請他來！」

下人們應聲要去，不料承值書房的書童忽然跑了來，和這下人劈頭碰個正著。韓愈叱問書童：「來此做什麼？」書童趕上幾步，呈上一封書信，乃是呂師爺留別韓愈的。韓愈心中卻才有些奇怪，慌忙拆開一瞧，內中大致說：「今姪前生本是天上金仙。為

因誣誤公事，被謫湘江岸上。伊本是白鶴修成的仙體，此時仍為鶴體。謫期屆滿，合由本人與業師鍾離權雲房，共同收錄門下。因此送他轉入陽世，再行修道，方可度脫昇天，歸他的本真。」

又說韓愈前生之事，和湘子所言一般無二。未了，方說：「生有夙慧，修為頗易。三年之間，已通玄理。如今即應早離家室，速赴名山修養。二□年後，可以小成。三□年後，應由他親度叔父成道。」此下還有幾句告別之語。韓愈見了此函，氣得說不出話來，雙手一扯，把那封信扯得粉碎。可然作怪，信紙碎而復合，仍如原狀。韓愈見了，越駭越怒，大罵：「妖道既誘吾姪，怎敢和我開玩笑！」吩咐下人，趕緊取火燒燬。下人遵命，點火來燒，明明見得烈焰紛騰，紙成灰燼，四散飛開。但是轉眼之間，一張信箋依舊平平整整地放在案上。

韓愈不覺仰天大歎道：「妖人作祟，總是我德薄無能之故，也是我韓氏家運太蹇。好好的子姪，竟被妖精引壞。事已至此，可問你這奴才，如今打算怎樣？要是深信妖人，一定要趨入異端，與其將來流毒中原，貽禍後學，的確還是早早請你出去為是。我既不敢留你在家，為名教之罪人，祖宗之叛子，也不忍由我叔子之手，將你送去有司衙門懲治，或將你驅逐到夷狄之外去。好在你有仙師提拔，本來預備出家，還是請你自便吧。倘使你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叔父和你的父母、祖宗，就該聽我方才教訓你的話，趕緊把心思擺正，神智弄清，再休講那些邪說妄行，好好讀聖賢的經傳，那便是我韓氏祖宗的好子孫，是我神明華夏的好百姓。將來應試成名，榮耀祖宗，還是小事，我還望你能夠助成我這番翊聖衛道的大事業咧。是非去取，你自己審擇而行吧。」說了這話，也不再取那信，氣吁吁地走了。

湘子當夜草成一封長稟，內述自己修道之志，並望將來叔父也能及早回頭，免墮浩劫。情詞異常懇切。寫好之後，放在書室中，自己卻悄悄地離了家門，竟去嵩山修道去了。

這邊韓愈將湘子一頓痛斥，回到內宅，還是怒氣不息。他夫人問起緣由，韓愈把這事大略地說了一番。夫人不覺埋怨道：「大伯去世，大房只此一子，大姆愛如珍寶。從前大伯罵他幾句，大姆還要啼啼哭哭地鬧個不休。如今你將他這般訓斥，這孩子有些呆性，他在這兩年中，和那位呂師父，真是頃刻不離，萬分親熱。每逢放學回來，見了人，常論說他這位師父真是大羅天仙，說得那麼有神通，那麼好學問。自己從他讀書，將來穩穩也可成仙。還說什麼叔父雖然有功儒教，但他前生乃是靈霄殿上有職的仙人，將來少不得仍要歸入道門。到了那時，還得他來引你入道呢。這等話，我們是聽得很久了。大家都當他是孩子的話，哪個去理會他？直到今年以來，才見他有許多事情，確實做得奇怪。他會平地升空，遊行雲霧之中；又能鑽身入地，瞬息不見。據說，這些都是那位師父傳授他的。可這算不得什麼，不過是神仙的一種小玩藝兒罷了。於真正性命之學，和不老長生之術，金丹大道之用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……」

夫人說到這裡，把個韓愈聽得更加著急頓足拍案起來，反把夫人訓斥了一頓，說他不該隱匿至今，養成他的劣性。這一頓罵，倒把夫人要勸的話堵得說不下去了。韓愈心中想道：「這孩子年紀究竟還小，受了這頓教訓，好在他那師父又走了，今後還得我自己費些精神，好好管教一番才好。」自己沉思了一會兒，因有公事，便出去了。

去不多時，忽得湘子出家的消息，這才把他嚇出一身冷汗，急忙趕回家門。家中已經鬧得沸反盈天了。

此時的韓愈，幾乎成為全家的矢的，弄得一位輔翼名教文起八代的一朝大儒，除挨譏受責、唉聲歎氣之外，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。從此韓氏一家，便時時陷於悲感憂苦之境。

直到三年之後，湘子托了一個鄉人，寄回一封家信，大家才把重重的憂雲，稍許撥開了些。再過□餘年，湘子得雲房先生傳賜《天罡美匯》一書，揣摩簡煉，五年而通其大意。適呂祖降臨嵩山，命他下山點化叔父。

湘子道裝打扮，駕雲到了京師，回家拜母徐夫人。夫人見了湘子，宛如天上掉下一個活寶。湘子跪進丹藥，母孀各一。此時兩位夫人都已五□餘歲，衰弱多病，自服此丹，精神轉健，比年輕時更好。

湘子見了叔父，韓愈還是一派盛氣，問他在外學了些什麼？湘子大略說了幾句。韓愈大怒，命人把他道衣剝了。湘子絕不抵擋，由他們用力剝卸。不料那件道袍好似生在皮外，黏附身體一般。剝了半天，連帶子也解不下來。正在大吵，忽報聖旨下來，乃是天子因亢旱病民，派韓愈前去社稷壇祈雨。韓愈不敢遲延，衣冠而去。

湘子笑對母、孀說：「叔父這樣求雨，便求個三年五載，也弄不到一些雨水。」孀母卻信他的道法，因說：「好姪子，既這麼說，姪子可去幫助叔父，作些功德，也叫你叔叔可以相信你的道法，莫再和你作對，可不是好。」湘子搖頭笑道：「幫助叔父是姪子應份之事。若說要叔父信道，那卻說得太早。據我看來，至少還得□年八載咧。」說畢一扭身，身影俱杳。

那韓愈正在壇上，一秉虔誠，求天叩地，希冀早降甘霖。不料，從早晨求到午後，不但雨水不見一滴，連黑雲也不曾見過一片。依舊是火傘高張，陽威炙體。心中正在焦躁，忽見一個齷齪道人行而來，立在台下，向韓愈訕笑不已。韓愈心中正沒好氣，立命把這道人抓來。兩旁兵役一聲答應，將道人捉上台去。

韓愈問他：「甚事好笑？」道人笑道：「貧道不笑別的，笑大人只能為官，連求雨的本領都不曾學得。豈不可笑？」韓愈怒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野道人？竟敢當面譏諷老夫。你既口出狂言，莫非你倒能夠求雨麼？」道人昂然說道：「自己不會，怎敢笑人？」韓愈便命他試法：「要是試得不驗，立刻抓去斬首！」

道人一笑，也不奏表，也不書符，只用寶劍一指，連呼幾聲：「雷電之神安在？」忽聽得半空中有人問道：「法師見召，有何旨意？」台上下眾人望空看，果見雷公電母，帶領許多天神天將，站在雲端，向這道人施禮咧。眾人才都嚇得呆了，不約而同地一齊跪下，叩頭如搗蒜一般。有的又向道人叩拜，口稱大仙。把個韓愈弄得面上無光，大發雷霆，指著道人罵道：「大膽的野道，命你求雨，怎敢弄術欺人，煽惑民心？」道人不慌不忙，對雲中說道：「此間亢旱，有沖和子奉當今詔旨，在此求雨。因他俗念太重，不信大道，上天吝予甘霖，求了大半天，不曾得到一滴水珠。如今是貧道不忍百姓遭殃，特去東海龍王那裡借來一勺之水，預備分與眾百姓們。望眾尊神趕緊布雲下雨。貧道即刻發水也。」韓愈聽他一味空言，又要和他為難。哪知半空中忽地打下一個大雷，接著閃電乃起，烏雲密布。一霎時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但有萬道閃爍金蛇，弄得人們眼花繚亂。這一來，不但眾人大呼：「真仙賜雨，人民有幸！」連那台上硬不服輸的韓老尚書也是目瞪口呆了，不知要怎樣才好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猛地又是一陣轟天的大雷，接著眾人都見道人騰身而起，飛入半天。萬目睽睽瞧見他手持小瓶，向東南西北四面分灑。一霎時，大雨滂沱，勢不可當。眾人都匿身台下，萬頭攢動，把個台柱都幾乎擠斷。約有頓飯光景，道人在空中大聲問道：「爾等百姓估計得雨水已足，可對我說一聲兒，免得靈雨成災，過猶不及。」眾人大叫：「夠了，夠了，不必再下。請大仙下來，容小人們叩謝！」道人聽了，提劍一揮，雨勢立止。

眾人出至台外，只見道人坐在台口，向韓愈施禮笑說：「幸不辱命。」眾人也不管泥汙沾衣，一齊跪在地上叩頭有聲。只見韓愈始而發怔。怔了一會兒，忽又怒容滿面，向道人說出一句匪夷所思的話來道：「我還不信這雨是你求的！」道人笑道：「這是萬目共見的事情，不是貧道所求，難道倒是大人祈來的麼？貧道是世外之人，不求功名，不需富貴，並不想和大人爭功。大人何苦一定要強詞奪理，反示人心不廣呢？」韓愈怒道：「有甚憑據？」道人笑道：「眾目共見，還不算是憑據麼？大人再不相信，回去看府中，天井內空缸一隻，現已盛有三尺一寸七分的雨量。」韓愈命人押著道人回去一量，果然不差絲毫。

道人突然下跪道：「叔父，如今可相信道法了吧！還請早隨姪子修道去吧。」韓愈大驚，低頭一看，這道人正是自己的姪兒韓湘子。

未知韓愈可能答應湘子的要求，同去修道，請看下回分解。